



# 树上的日子

## 我的一九六八

梁云平 著

1968年

上山下乡的大潮把我和我的伙伴们一起卷到了海南岛  
时过多年  
那在风口浪尖上弄潮的日日夜夜依然历历在目  
挥之不去……

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

K825.46/23

2007

梁云平 著

我的  
一九六八

树上的日子

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树上的日子：我的一九六八

梁云平著.

-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7. 9

ISBN 978 - 7 - 5360 - 5071 - 6

I. 树… II. 梁… III. 梁云平—回忆录 IV. 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6009 号

责任编辑：詹秀敏 李 谓

技术编辑：赵 琪

平面设计：苏家杰

图片摄影：杨永朗等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8.75 2 插页

字 数 300,000 字
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5000 册

定 价 3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 - 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 序

## 树上的日子，难忘的岁月

黄尚立

梁云平和我都是广雅中学的同学，上山下乡的农友，我们共同度过一段难忘的知青岁月。

云平回忆知青生活最初的文字是片段地电邮给我的，隔十天八天“飞来”一段，当时没太在意，有一段没一段地看，只是弄不清楚这家伙对过去的事怎么记得如此清晰，就像发生在昨天。等到这些文字积累了五六十万字俨然一部知青生活回忆录的时候，着实让我惊讶了，不由地认真起来，我用了好几个晚上看完全部稿子，整个身心回到了当年的生活，激动感动之后就有了帮助云平将之付梓的想法。利用在出版界熟人多的便利，我请花城出版社肖建国社长看看是否有出版价值，肖社长看后连声称好欣然接纳，才有了出书和报纸连载这些后话。

云平祖籍山西平遥，祖父是老八路，建国后长期在中共广州市委分管宣传工作直至“文革”前，“文革”中被批斗含冤去世。父亲是教书匠，为人师表，学识渊博，尤善书法，一直不离乡梓教书育人，深得乡亲们的爱戴。山西人崇尚关老爷，素以忠义传家。云平是忠厚本分之人，性格内向，在陌生人面前显得有些木讷，学历不高但文化素养深厚，对古典诗词颇有研究，不见得有把握全局的雄才大略，但他识大体，凡事都“抵得捻”，身无分文却能慷慨助人。这样的好人却命途多舛，生活、工作一直不顺。人到中年，妻子离异，自己患上神经炎，

回到山西后病情加剧，一度卧床不起，生活不能自理。这几十万字就是在病榻上万念俱灰，心情彻底“平静”，只剩下对往事的追忆时记录下来的，当时没有想到出版，只是当作一种精神寄托而已。在云平最艰难的时刻，崔老师来到了他的身边，相濡以沫互相搀扶着走到现在，这份情缘弥足珍贵。我们都说这部书能够问世，续弦之妻功不可没，军功章也有崔老师的一半，云平是因祸得福了。

云平的《树上的日子》，以真实、细腻的描述，把我们带回了那段过去的时光，小学、中学、“文革”直至下乡……读来令人备感亲切而感慨。艰苦的知青岁月使云平积累了丰富的生活阅历。生活虽然艰苦，思想却没有沉沦，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，这种精神品格为云平的文字增添了魅力。

1968年的上山下乡浪潮，把我们这群被称之为“老三届”的一代共和国的同龄人卷到了农村，卷到了边疆，从而经历了一段特殊的人生之路。在这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中，我们既有一腔热血与献身精神，也有一肚子的困惑与迷茫；既有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嬉笑，也有对失学和与世隔绝的不甘；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信念与对慢慢体会到的社会复杂性的不解交织；终身受益的锻炼与不可挽回的遗憾并存——这就是当年的我们。值得

欣慰的是经历了坎坷与磨炼的一代“老三届”人并没有沉沦与放弃。他们依然真诚，依然热情，依然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抗争。尤其是在之后改革开放的浪潮中，他们以其特有的坚毅、求实与宽容精神，克服了知识结构不系统、不完善的缺憾，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忘我工作，默默耕耘，肩负起了承上启下的社会历史责任。

积劳成疾病后赋闲的云平自喻为“一片落叶”，由此写出了这篇对“树上的日子”的回忆文字。这是一份珍贵的精神佳馈，因为这种回忆不仅属于他自己，也属于他的一群老同学、老朋友，属于一代老知青。其实，即便是一片落叶，也未必“零落成泥”。一片落叶做成标本，可以授人以知识；制成精致的工艺品，供人以鉴赏……落叶的价值依然存在而且丝毫不亚于它那在树上的日子。

至此，我蓦然羡慕起落叶的悠闲自得，有暇从容回忆在那“树上的日子”。甚至于也想着痛痛快快地病它一场，脱离生活的种种羁绊，真切地体会人生百味，我想这样就不会再有什么遗憾了。

二〇〇七年九月

树上的  
日子  
目 录

序： 树上的日子， 难忘的岁月 \ 黄尚立 \ 1

引子 \ 1

**第一部 广州的日子 \ 3**

- 1 保安街小学 \ 5
- 2 广雅中学的学习生活 \ 10
- 3 阶级斗争课 \ 22
- 4 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 \ 28
- 5 大串联 \ 36
- 6 朝拜韶山 \ 42

- 7 夺权、抢枪和武斗 \ 47
- 8 逍遥派的生活 \ 58

**第二部 海南岛岁月 \ 65**

- 1 最后一次见爷爷 \ 67
- 2 海口市逗留 \ 71
- 3 初到农场 \ 75
- 4 荒诞的“国民党”案 \ 78
- 5 修厕所 \ 82
- 6 搵屎食 \ 84
- 7 砍芭 \ 86

- 8 第一个月的工资 \ 90
- 9 捞桶 \ 92
- 10 早请示、晚汇报、宝书台 \ 97
- 11 值夜班 \ 100
- 12 农场工人的精神生活 \ 102
- 13 差一点成了阶级敌人 \ 106
- 14 毁林开荒 \ 110
- 15 黎人村落见闻 \ 115
- 16 在卫星农场的第一个春节 \ 119
- 17 到新组建的天堂连队 \ 122
- 18 “继续干啊” \ 126
- 19 我当牛倌 \ 130
- 20 争斗 \ 134

- 21 农场改为部队编制 \ 145
- 22 养猪 \ 147
- 23 坏鬼和“坏鬼” \ 154
- 24 大干快上 \ 160
- 25 健康 \ 163
- 26 到团部看电影 \ 166
- 27 逛了一趟那大 \ 169
- 28 想逃港的人 \ 177
- 29 “武太郎”和“大食坤” \ 180
- 30 老苏，我的良师益友 \ 184
- 31 差点跟黎人械斗 \ 188
- 32 健康给我斗木箱 \ 191
- 33 做腊肉 \ 193
- 34 橡胶加工厂 \ 195





# 树上的

# 日子

## 目录

- 35 吃荔枝 \ 202
- 36 尚立回厂了 \ 208
- 37 打坯 \ 214
- 38 砍籐竹 \ 221
- 39 锯柴火 \ 225
- 40 拔牙 \ 229
- 41 大裤衩子变成了超短裙 \ 233
- 42 十三号台风 \ 235
- 43 邮票事件 \ 242
- 44 种花生 \ 248
- 45 爆破 \ 252

- 46 住院 \ 256
- 47 阿狗的故事 \ 258
- 48 理发 \ 260
- 49 煲夜粥 \ 265
- 50 又一个春节 \ 269
- 51 送尚立 \ 272
- 52 林宗这个人 \ 275
- 53 老方 \ 279
- 54 海上风浪 \ 282
- 55 重返农场 \ 284

后 记 \ 291

# 引子

我八九岁以前，一直生活在山西的平遥，就是那个以古城墙完整而闻名于世的平遥古城，可能因为我年龄太小，它在我心里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忆。那时由于天灾人祸的原因，全国大地都被饥饿所笼罩。我的父母都是光荣的人民教师，白天为浇灌祖国的花朵而辛勤劳动，晚上要为如何填饱肚子操心费力，对于我这样自己家的花朵，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疏于管教的我，渐渐地养成了不少不良习惯，离当时“好孩子”的标准似乎有些远了。

我的爷爷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，当时在广州市委工作。知道这个情况以后，非常担忧他的大孙子的身心健康，既担心我忍饥挨饿，又担心我误入了歧途，成为老一辈革命者心目中“离经叛道”的一代。于是急如星火地写信叫爸爸妈妈把我送到广州，以便在他老人家的关爱教导之下，耳提面命，使我能够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接班人。

我的父母当时正被饥饿欺负得抬不起头来，自顾不暇，收到爷爷奶奶的来信，即打点行囊，带着我登上了南下的火车。过黄河，越长江，长驱数千里，送到了美丽的南国名城广州，开始了我的金色童年。保安街小

学、广雅中学，1968年，上山下乡的大潮又把我卷到了海南岛。广州和海南的生活，在我的一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，在那里我经历了磨难、坎坷、蹉跎，抒发了豪情，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真情。

# 第一部



## 广州的日子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是我们这一代人金色的童年时光，尽情享受着新中国的雨露阳光，接受着革命传统和理想主义的熏陶，开始了人生学步……



## 1 保安街小学

1960年，我来到广州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。爷爷安排我转到保安街小学三年级上学。保安街小学的前身是培正小学（现在又改称培正小学），是广州最好的小学。我是住读，星期一早上去学校，星期六下午回家。因为是住读，所以还得自带行李，奶奶给我做了里外三新的被褥。找出姑姑上执信女中用过的蚊帐和小藤笈，给我买了洗漱用具，还给我买了一双漆花木屐，这是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和见过的木屐，就是北方人叫的拖拉板。我以前只在北方的澡堂里见过，是男人用的，而且很不好看。广州的木屐很漂亮，广州的女同志上街，大都穿木屐，在大街上趿拉趿拉的别有一番意趣。

我刚到保安街小学住读时，大概是2、3月间，凄风苦雨的季节。因为举目无亲、语言不通，感到非常孤独无助，非常不习惯，于是就非常想家，一度很不喜欢这个学校。因为我一个星期只能回一次家，这对刚有了一个温馨的家的我来说，自然是非常巨大的不幸。所以我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，很是阴沉。我非常喜欢这个新的家，爷爷奶奶的慈爱和亲情笼罩着我，我经常幻想我不在的时候，家里一定会发生许多美好的故事。

学校里的制度也使我非常不习惯，这个学校里弥漫着一种非常奇怪的气氛，这里的人好像都是某种“战士”，时刻准备去参加某种战斗一样。从早上起床，洗漱和叠被子都要进行比赛。从早操、上课、一日三餐到晚自习都要列队行进和唱歌。队伍要比谁排得齐，唱歌要比谁唱得响。第一次到饭堂吃饭的时候，我正奇怪为什么人人都对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正襟危坐，而不动手吃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一阵刺耳的哨子声，生活老师说声：“开始！”于是全体动作，霎时杯盘狼藉，人走屋空。原来吃饭也是要竞赛的。

因为这些林林总总各方面的不习惯，所以我就非常想家。一到星期六吃完中午饭，我就坐在学校门口的石凳上，眼巴巴地、望眼欲穿地等着奶奶来接我。

每当奶奶拉着我的手，出了学校大门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也开了，雨也住了，大地都亮堂了。于是晦暗的心情也变得清爽愉快了。

我在学校一般不参加小孩们的游戏，学校里的孩子本地人多，本地的小孩很看不起我们北方小孩，说我们是“捞孙仔”，说我们“捞孙”吃晒广东米（晒：全、都、光、整个的意思）。我刚到学校的时候，本地的小孩不跟我玩，北方的小孩我又不认识，所以，我在学校非常的孤单。

那时候，因为老师上课说的都是广州话，我就一面听老师讲，一面看课本，再看黑板，连蒙带猜，慢慢才听懂了。学校围墙边种满了绿油油的芭蕉和美人蕉，校门口有两株高大的木棉树，那树很高大，当时正开着花，无数火红色的花朵，璀璨得像朱砂一样，成团成簇地遮着半边天，像大片红云，又像万盏华灯，高悬在空中，红光闪闪，微风一过，那花从高空掉下来，又像落下一片片红玉，劈啪作响。校园里绿树成荫，教室外面的墙上攀满了绿茵茵的爬山虎。我的教室在三楼，叫五星楼。宿舍也在三楼，叫五爱楼。食堂叫抗美楼，晚自习在援朝楼。学校住校的同学不多，全校只有五十来个，男生三十来个，女生二十来个。男生住在三楼，女生住在二楼，男、女生各有一个生活老师。生活老师对我很好，我依稀记得她好像姓黄。她知道我听不懂广州话，所以对我很照顾。那时候，我们每天冲完凉，黄老师都会发给每人几块饼干，或者几块糖，或是一个水果。这些东西都是凭证限量供应的，而我的户口还没有迁到广州，这些东西应该是没有我的份的，但是老师怕我孤独，也给我一份。吃完晚饭后，黄老师经常带我和几个小同学到学校附近的少年之家、东湖、寺贝通津、新河埔、军区大院等地方散步。我们学校在广州东山，广州军区大院和中南局大院、广东省委大院都在附近。过去，广州人常说东山少爷、西关小姐。东山多仕宦人家，从前清遗老到民国官僚，这些老爷少爷多数居住东山。西关多富商巨贾，有钱商家到处选美，金屋藏娇，三妻四妾，西关的小姐少奶营养丰富，自然长得特别娇嫩。我们一出校门，见的都是一栋栋漂亮的小楼，解放前，这里住的都是国民党大官和有钱的资本家。

广州有两家中学最为著名，一家是清朝大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中学，百年书院，年岁久远，师资雄厚，是广州的头牌中学。我后来上的就是广雅中学。另一家是美国人办的东山培正中学，以英语教学见长。据说，培正中学毕业的学生，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毕业后可以免试直接进入美国大学。保安街小学就是培正中学的附属小学。我在保安街小学呆了三年多，从三年级下学期到六年级毕业。由于周围的人都是讲广州话，所以我上四年级就能说“点啦”、“系呀”、“里度”、“边度”、“个度”的广州话了。那时候，广州人很排外，当地人看不起外来人，叫我们外地人“捞



保安街小学每年都组织郊游，我们聚集在五羊雕像上，尽情地享受金色的童年（1963）



孙”，说捞孙吃晒广东米，管我们外地小孩叫捞孙仔。我一个人上街，经常遭到一群群小孩撩逗。叫着：“捞孙，捞孙，不吃荒系葱。”引得许多行人围观，令人非常气愤。有时和爷爷奶奶一起上街，我拉后几步就会遭到当地小孩的围攻，所以我一个人是不敢上街的。就是到商店买东西，不说广州话售货员都不理你。广州话的词汇很丰富，形容事物非常形象、贴切。慢慢地我心里想事想东西，就全用广州话了。这个习惯在1977年来到山西后，使我吃了很大苦头。在脑子里想的是广州话，可是山西人又听不懂，用普通话又想不出贴切的词，慢慢地就养成了沉默寡言的习惯。

学校的生活是很好的，每天都有鱼有肉。虽然当时是困难时期，但是，党和政府对我们这几个住校的孩子很照顾。这使我这个山西来的小孩感到很满足。吃的是很好，但是我还是想回家。因为在学校没人说话，住校的学生没有和我一个班的。放了学，学校静悄悄的，那么大的学校只有几十个住读生，冷冷清清的，就想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姑姑、弟弟。经常一个人就溜回家去了，弄得黄老师吓坏了，等到奶奶把我送回学校，她才一颗心跌到肚子里。黄老师为此非常生气，但仍能宽大为怀，表现出六十年代初人的朴实和大度，她只是淡淡地说这孩子，真是的。类似的事，发生过好多次，曾经使爷爷奶奶十分头疼，直到我在学校里觉得有意思了，有了几个朋友，才习惯了学校的生活，安下心来。

跟我一样住在学校的学生有三十来个，叫寄宿生，因为都是北方小孩，也就是说都是干部子弟，大家都很团结。那时候，我们几个同学一下课就聚在一起，议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对付那些小流氓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外地小孩不多，那些小流氓老是撩我们，不是这个背后捅你一拳，就是那个下面绊你一腿，然后就是嘻嘻哈哈拍手叫好，气得你都不知找谁算账。不然就是对着我们大叫捞孙、捞孙，闹得你找老师告状都不知告谁。我们放学以后都聚在一起玩，那些小孩见我们人多，就不敢撩我们了。现在想起来，当时我们和那些小孩吵架也挺好玩儿，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谁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，光见互相鼓着眼珠子指手画脚唾沫横飞地嚷嚷，就像一群鸡和一群鸭子打架。鸡跟鸭子是打不起架来的，我们的架却打得起来。吵架不解气，于是就升级，用拳头讲理，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有人撩我们，我们就揍他们。有一次，我们将一个小痞子打得鼻青脸肿，他家长告到学校，我们几个人都给黄老师罚掉一天的饼干，还告诉了奶奶。自然，星期六回家免不了给奶奶数说一气。赖小子大多欺负弱者，或者新来的，时间长了，他们见我们不好欺负，就不撩我们了。吃了晚饭，到上晚自习，还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和同学方广胜就各带一伙人，玩官兵抓强盗的游戏，我站在土堆上，叉腰挺胸，调兵遣将，俨然一个将军模样。